



世纪之交的报告

段心强 著



人民日报出版社

世纪之交的报告

段心强 著

人民日报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世纪之交的报告/段心强著. —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 1998. 12

ISBN 7-80153-085-3

I. 世… II. 段… III. 报告文学—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8)第 39984 号

- | | |
|------|--------------------------|
| 书 名 | 世纪之交的报告 |
| 作 者 | 段心强 |
| 责任编辑 | 刘清逸 |
| 特邀编辑 | 张学臣 |
| 责任校对 | 王君慧 |
| 封面设计 | 耿志远 |
| 出版发行 | 人民日报出版社 |
| 地 址 | 北京金台西路 2 号 |
| 印 刷 | 沈阳新华印刷厂 |
| 开 本 | 880×1230 1/32 |
| 字 数 | 360 000 |
| 印 张 | 13 |
| 插 页 | 6 |
| 版 次 | 1998 年 12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
| 印 数 | 10 001—15 000 |
| 书 号 | ISBN 7-80153-085-3/I·011 |
| 定 价 | 27.60 元 |

自序

夜深人静，万籁俱寂。在孤灯下，我轻轻地翻阅着自己的报告文学集《世纪之交的报告》。文章虽都写于这几年，可许多思想、观点却形成于几十年之中。因此，读着读着，一条漫长、曲折、泥泞的路在文字间伸展开来。啊，这就是我踩成的一条人生之路！

我沿着这条只有自己才能辨认清楚的人生小路，去寻觅每段路程的真实。那一个个简陋的人生“驿站”，是我匆忙赶路，从不停下的标志；那一段接着一段的曲折路径，是我不断求索，敢于拼搏的写照；那一串串洒满汗水和泪水的足迹，是我付出巨大代价的记录；那荆棘丛生、干戈纵横的空旷地带，是我不得不停下来，被动地进行自卫的战场……

然而，我不能不实话实说：生活的确是一部正在续写但永远也写不完的“百科全书”，而且又很特殊——每个人一生只能阅读一遍，不能回过头来重新翻阅。我虽一页一页地翻过去，但许多地方没有读懂；有些问题清楚了，但却不知道解决的办法，也没有能力去解决；有些问题知道怎么解决，也能自己处理，但是岁月流失了，再也没有解决的机会……

人的形成——从男女同床到怀胎十月，到出生抚育，到上学读书，到工作实践，大体相同，但为什么到处都同时出现“颜渊”、“盗跖”？而且因为“颜渊”们多说真话，有喜报喜，有忧报忧，“盗跖”们却谎话连篇，疾贤妒能，中伤“颜渊”，所以历史常常“糊涂了盗跖颜渊”：为善的多成被告，常常站在被审判台上，作恶的却经常充

当原告，甚至当法官，装模做样地审判“颜渊”。诚然，当今中国由共产党领导，只要坚持斗争，无需担心“颜渊”斗不过“盗跖”，但悲剧在于斗的时间太长，付出的代价太大。闭上眼睛想想吧，有多少地位显赫的人，为了自己和朋友职称的晋级、职务的提拔，竟然不顾自己平时道貌岸然的堂堂仪表，扔掉经常挂在嘴上的“公正”的招牌，一手摇晃“橄榄枝”，为自己及其朋友打扮得面貌全非；一手舞动“漫画笔”，毫不脸红地把对立面勾画得丑态百出，并且组织力量用这些“丑态”把水搅浑，使对方一时难以洗清自己，让群众也难辨认真假，从而他们及其朋友晋了级，升了官。当时间澄清谣言，真相大白，对方已错过机遇，当官没有位置，职称已拖后几年——这时，“盗跖”们庆祝自己的胜利，“颜渊”们则叹息自己的惨败。这种丑剧什么时候才能绝迹？难道人类真的本来就分好“种”和舜“种”？！

人们生命之舟的航向和追求大都是十分美妙的，如果都能按照自己设计的航道行驶，大家划出的“生命轨迹”自然大多是一条条令人赞叹的“风景线”。然而，生活中的狂风、暴雨、恶浪、礁石往往逼着一些生命的航船走另外的航道。这些航道都是“处女线”，没人勘察过，没有航船行驶过，连一个航标也没有，有的是风、是浪、是礁石，还有不时出现的“海盗”。这就需要有一颗坚强的心，有一个聪明的头脑，在任何艰难险阻中都不后退，不止步不前，而要乘风破浪前进。更重要的是永远保持自己的正直，不受任何诱惑，不登海盗的贼船。“海盗”们尽管可能一时得意，但他们永远不懂，他们打击一个平凡的人，却可能制造一个不平凡的天才；毁灭一个短暂的生命，却可能制造一个永恒的灵魂。历史的辨证法常常是这样：你在这个方面剥夺了他（她），同时又在另一个方面造就了他（她）。

理想——这个伴随人们终生的“情侣”，永远叫人可望而难可即——她像一位十分美丽但又决不嫁人的名妓，引诱人们拼命地追求，一旦达到目的，她就离开了你。许多人的遗憾是一生的诱惑太多，在这些诱惑面前又经常动心，结果像没头的苍蝇，东一头，西一头，最后因为没找准“突破口”或追求不够执著而宣告失败，辛苦一生而没

有任何成就，更不用说达到什么“高峰”。实际上，很多人具备多种素质，只要选定一个目标，一生不倦的追求，就能攀登到目的地，至少能够达到前人已达到的高地。如果选准了目标，自己正好有这方面的潜力，加上一生的拼搏，定能登上只属于自己的山峰。在人的一生中，选准“突破口”太重要了！在科技进步中，应该寻求一种科学的方法，较为准确地认定一个人最优秀的素质，从而引导他（她）去登他（她）能够登得最高的那座山峰。在这种方法没有找到之前，一个人最忌讳的是理想太多，登“山”不能始终如一。应该认准一个目标，登山不止，即使进击这个目标不是自己的最佳素质，也要比多方攀登达到的高度要高。

一个真正求知的人，对自己的朋友和怀有敌意的人要作冷静的剖析。亲戚、朋友经济的支持固然有助于求知，但他们的“赞扬”和难以避免的“吹捧”对于求知则是一种腐蚀剂。怀有敌意的人故意设置的障碍只能是急流中的顽石，不但阻挡不了流水，还会激起美丽的浪花；他们的攻击、诽谤、贬低，则是强大的激励，只能促使求知者更加全面地思考问题，避免片面性；加速攻破难关，克服人们经常产生的惰性。因此，求知者不仅要学会仇视朋友的“腐蚀”，还要学会感谢有敌意的人的攻击。

在生活中，经常遇到这样两种人：一种是敢于面对现实，又不安于现状，立志并着手改造现实中不如人意的东西，而且不怕困难，不怕艰险，不在进击途中胜利，就在进击途中倒下；另一种则是面对现实，安于现状，害怕困难，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能弄到啥样算啥样，凑凑合合干下去就心安理得了。实践证明，前者是一个民族的脊梁，是国家的精英，是他们把这个民族和国家羁留于历史的长河而不泯灭。而后者对于民族对于国家都没有太大的推动作用，这样的人多了，会使一个国家没落，使一个民族消失，最后连一张名片都不能留下。然而，个人的结局却往往错位：前者在改革中难免失足，失足就要受到惩罚，下场可悲；而后者四平八稳，虽没功绩，也很少有明显失误，因此“交椅”十分牢靠，而且有的还青云直上。——这

不能不说是历史的悲剧。领导者的责任应该努力减少这种悲剧的发生。

按照人的本性，谁也不愿“化装”后再出现——因为这太麻烦；谁也不愿戴着假面具登场——因为这要增加负担。但是在人类漫长的历史中，许多人又不得不化装，也不能不戴面具。——这就使一些人具有了两张脸：一张是父母给的，一张是随机制造的。两张脸中显然是父母给的这张更可贵，但在社会交往中，又往往把父母给的这张掩盖起来，而把随机制造的这张展现出来。这里原因很多，总体是因为人类自身过分脆弱，承受能力太差，一旦都以真实的面貌出现，大家就会接受不了十分严酷的现实：有的会因为看到各种狰狞、凶恶、丑陋的面容而恐惧，有的会因为看到那些美丽、动人、出众的面孔而失去理智，还有的是怕露出自己的真身就没有立足之地。因此，在很长的历史条件下，人们是必然要化装的，必然要戴假面具的。法国作家罗曼·罗兰说的有道理：对于一个民族，真理固然十分重要，但谎言也是不可缺少的。当然，人们不应该认识了这种现实而无所作为，应该呼唤、创造那个没有人化装、没有人戴假面具、大家真实地友好地和睦地生活在一起的时代。

在夏天，人们会发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越是很甜的香瓜，在尚未成熟的时候，其瓜瓢特别苦，只有吸足了水分和养料，长到成熟的季节，瓜肉和瓢才甜。而那些菜瓜的瓢开始不苦，以后成熟了也不甜。这给人们一个启示：不苦也不甜的一生固然不会引起人们的讨厌和唾弃，但也不会受到人们的青睐。只有经过艰苦的一段历程，逐渐达到甘甜的阶段，才能赢得众人的崇敬和赞扬。在欣赏高大树干的时候，要想到它多年来把根深深地扎在又脏又湿的泥土之中，盘在冷冰冰硬邦邦的顽石之上，才使树干如此伟岸、壮观。在赞扬名人成就的时候，要了解他为获得这些成就而奋斗的日日夜夜，要知道他在这日日夜夜中付出的劳动和辛苦。“雷雨般地芝菌生，洪涛啖山怪石出。”——清朝魏源在《观往吟》中的这句话很有道理。

爱情所以是文学作品永恒的主题，首先是因为它是人类生活的永

恒主题。不论在愚昧的古代还是文明的今天，不论在资本主义社会还是社会主义国家，不论在发达的城镇还是偏僻的乡村，不论在富裕的人中还是贫困的人群，不论在自由的社交中还是没有自由的监狱，有一个生命力最顽强的东西无时不在，无处不在：这就是爱情！大家或是温柔地相爱，或是粗暴地相爱；或是偷偷地相爱，或是公开地相爱；或是有节制地相爱，或是爱得水深火热、死去活来。爱情双方如同划船的两个桨，哪一个用力不足或使劲过猛，都会造成爱情方舟的缓慢进展。男人致命的缺点是不珍惜自己不喜欢的女人对自己的爱，这种真挚的爱明明可以给他带来一生的安静和舒适，他心里也很清楚，但仍然不能接受，而去爱另外的女人，哪怕另一个女人对他很冷，他也狂追不舍。——这大概是男人的一种悲剧。女人的悲哀则常常是把轻薄人的挑逗当成爱情，而对真正爱自己的人却不珍惜，当明白过来的时候，自己已失去最宝贵的东西。真正的爱情就像天才的男人和贤惠的女人一样，是极少数，一生也难遇到，一旦遇到就应该抓住不放。而真正的爱表现在执著的追求上，他（她）会像海浪对岸边岩石的追求那样，一次又一次地接触它，献给它一个接一个的吻。岩石像是冷酷无情，站在那里无动于衷。可海浪却不灰心，仍然一如既往地在那里追求。天长日久，它的追求得到了报偿：你看岩石那洼陷的部分——是它把自己一点点献给执著的追求者，而且融合为一体

.....

我的这些感受并非醒世名言，但它们确是我在生活中提炼出来的，不少是用我自己和其他人的泪水冲去蒙在旅途中的尘土而显示出的生命自身写成的结论。我把这些感受写出来是希望读者通过它来理解我和我的这本报告文学集。如果对后来者的处事为人还能有一点借鉴，那就更谢天谢地了！

目 录

中原一镇.....	1
关东第一“县”	27
中国的“佐尔格”	41
马家军“正传”	113
当代“西门庆”	175
啊，大兴安岭特大火灾.....	203
关东第一村.....	217
壮丽人生.....	237
绿化“生命树”	255

中原一镇

任何一个人——伟大的人或者平头百姓，都被路真实记录着一生：是辉煌的，还是平淡的，还是……

——题记

1996年6月4日——河南省巩义市竹林镇用黑体字写下这个日子——这一天，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到这里视察。总书记冒雨参观镇办企业的兴致给他们注入了力量、自信，一次次满意的微笑为他们的做法划上了一个个对号，在关键处的评点为他们拓宽着通往未来的道路……

美国国际制药有限公司主席安特，看了这个以前人们连肚子都填不饱的穷山村，十年间变成年产值14亿元的富裕镇，激动地说：“就像一个梦。”其实，这不是梦，认真阅读竹林镇的历史和现在，就发现它曲折而又漫长的轨迹，正是中国农村走过的一条粘满泪水、血浆和笑声的道路，一部中国农村经济发展的“现代史”。

竹林村的“三中全会”：七天七夜

江总书记看过竹林镇的变化，意味深长地说：“任何地方的振兴，关键是有一个好的带头人。”竹林镇的这个带头人就是赵明恩——一个五大三粗的汉子。他身高1.85米，西装革履，微胖适度，威严而不失和蔼，厚道而不失精明，果断而不失从容。那满脸刀刻般的皱纹和过早稀疏的头发，刻下他与贫困和比贫困更折磨人的错误路线进行

一次次抗争的不屈和倔强。他主持召开的被称之为竹林村的“三中全会”，一连进行七天七夜，决定着竹林村的振兴。

赵明恩知道总书记要到村里来，激动得热泪横流，有多少事要对总书记说！多年来风风雨雨，他们的穷山沟确实变了。山不高却秀雅，地不阔却平坦，林不大却茂盛，人不多却富裕。岁月悠悠，在他记忆中的村史长河里，浮出一个个往事的岛屿：开始是大大小小的绿岛——那一件件永远刻在记忆中的大事。随着思潮波涛的冲击，接着出现的是没在潮水里的一些小岛、礁石……

竹林，位于嵩山北麓，原是一个很不起眼的小村庄，是地图上找不到的地方。一块石碑上记载：在魏晋时期，这一带“两山相夹，竹林茂盛”；山峰巍峨，流水纵横，是一片美丽富饶的山区，相传少林寺的创始人曾看中这块地方。人们施展了非凡的创造力，同时也施展了非凡的破坏力：砍伐了树木。他们创造了幸福，也制造了不幸：山秃、水断、竹死。这些高僧便离开这里，到不远的嵩山南麓去开创永留青史的业绩。可这里的农民热土难离，开始了漫长而重复的苦难生活……

生活没有给赵明恩厚爱，命运的翅膀把他这颗不幸的种子抖落在竹林这块贫瘠的土地上。他家很穷，大人小孩都披一块，挂一块，没穿过一件像样的衣服，有一顿，没一顿，没吃过一顿像样的饭食，冷冷热热，汤汤水水，日子过得如同苦胆煮黄连，谁也没把他那小命当一回事。他穿一件破单衣过冬，吃玉米秸充饥。春天放牛，冬天上学，14岁小学没毕业，便丢掉书包，拉煤挣钱糊口。他从小养成好强的品格，从内心里不愿过平庸的生活，在心灵深处蕴藏着一种不为人知的追求和渴望。从郑州到洛阳修双轨铁路，他走进修路大军，挑石头一个顶几个，干一天活，夜里解手都不愿起来。铁路要留他当工人，大队需要他当秘书，他选择了竹林。他当秘书后，听说听道，上级划个道道，他都当成一条河，连续几年都是模范。三年困难时期，竹林镇一带变成“饥饿走廊”，没有一家的日子好过。赵明恩面对灾难、饥饿、痛苦，唯一的想法是带领更多的人活下去。任何灾难都不

能使他改变这个观念：生命永远具有战胜死亡的优势。他偷偷带领村民到豫东搞“易货贸易”：拉豫西的煤炭去换粮食。当时粮食金贵，谁家也不是有仨有俩的，就连公社党委书记也让他顺便捎几斤：“家里老婆孩子饿得直叫，急人。”人生是一部多幕剧，友谊是贯穿全剧的重要情节。老实厚道和富于同情心——在赵家像是两份宝贵的遗产似的一代代传到赵明恩这里。他为大家买来一批批粮食，救活了不少村民和干部——炎黄子孙正是靠着这种伟大的友爱，生活在如此贫瘠的土地上，仍然一代代绵延到现在。但生活往往是这样：配带勋章的是一些人，而得到勋章的却是另外一些人。赵明恩原以为，他拉煤换粮食本是维护党和政府的威信，伸手拉乡亲一把，给一部分人发一张生命的“许可证，没想到一些人不知好歹，你伸手向他嘴里抹蜜，他却咬你的手指头，指责他犯了党的大忌：长途贩运。在原则与实践的斗争中，往往是牺牲实践而守住原则。十年动乱中，造反派翻出这笔陈年老账，批判他开社会主义车，走资本主义道。而且还要顺藤摸“瓜”，追问他的后台，要挖出乡里的“赫鲁晓夫”。赵明恩敢做敢当，是死是活随便，决不临死拉个垫背的：“我自己去的，没请示过谁。老百姓都快饿死了，我们弄来点粮食，又有啥错？摸摸心口，良心还在不？”造反派叫他坐“飞机”，跪砖碴。一次，批判会结束，他刚站起身来，头一晕，倒在地上。醒来后继续受审。造反派故意向公社党委书记身上引：“给你提个醒：你给一位公社干部捎的啥，说清楚了可以将功补罪。”

竹林贫困的土地和像土地一样贫困的中原父老，教给赵明恩负重的耐力和殉难的品格。他知道此时此刻不能说真话——因为在中国说真话要付出代价的历史太悠久了，代价太沉重了。他仍没有牵连党委书记，而使了个心眼，把话题引开：“你问这事啊，有，公社食堂管伙的老孙头让捎了点粮食，我没给。我说你们怕吃了长噎石，还是把粮食分给大伙。”造反派骂他是一条扶不直的井绳，牵着不走，打着倒退，可他不屈：“你们的理论好像景德镇的瓷器——一套一套的，可一到咱们农村，就变成一条条绳索，捆得咱们一步也动不了。”造

反派见他不顺从自己，罢了他的官，从大队下放到生产队当队长。赵明恩甘当牺牲者的角色，像清洁工一样把别人打扫得干干净净，自己却落得满身泥污，贬职“流放”。好在赵明恩从不把官级看重——在他们这种贫困山区，当国家干部吃“商品粮”，好比种“铁杆高粮”，旱涝保收，多数人会立马拍拍屁股走掉，连一点土星都不带走，可他却放弃三次：1965年，全县入党、提干的农民只有两个，他就是其中的一个。可他想到村里老少爷们十几年崎岖坎坷，村穷人苦，无枝可依，一个大劳力顶不了一只老母鸡，辛苦一天挣的钱只能买一盒葵花烟，就连十七八的大闺女还要钻麦秸窝过冬，他怎能忍心自己走掉！又一次，他带民工修焦枝铁路，干起活来一个顶仨，铁路上要留他当干部，他完成任务偷偷溜走了。第三次是公社党委书记找他正式谈话，要他到公社当秘书。他听后悄悄到云南联系业务去了。如今，他为全村乡亲们办好事的机会被剥夺了，但善良、正直和同情心剥夺不了，一直陪着他受苦受难。生活往往是平衡的，你从这个方面剥夺了他，同时从另一方面塑造了他。赵明恩心想，生活在这样一个拿着“不是”当“理”说的混账年月，七斗八斗又造就一批惹事生非的人：他们自己眼中有梁，却指责别人眼中有刺。在这种形势下，你纵然浑身都是嘴，也没有地方说理去，而且胳膊也拧不过大腿，他接受了这一处分，在生产队里用自己微弱的力量和痛苦、血汗、违心的话作材料，构筑一条狭窄的通道，让乡亲从这里走出饥饿的“死谷”。他想办工厂，可一没资金，二没技术，必须寻求切合实际的突破口。听说家乡山上的铝矾土矿开下来就能卖钱，他就像走在荒漠的沙砾上突然发现闪光的金粒，立即带领群众上山开矿。从此，赵明恩像一颗脱离轨道的流星，划出了自己的一条痛苦的轨迹。饥饿的人们愿意接受最低的劳动报酬而付出巨大的劳动代价，以抵御死亡，维护生命。因此，大家在开矿中，尽管收入很低，出力很大，还是都没有一点怨言。后来，他们知道铝矾土矿石烧熟后卖得更贵，但办熟石厂不是仨钱油俩钱醋的事，得有相当多的资本，他们家家勒紧裤腰带，从牙缝里省出几个钱，凑在一起，终于把一座熟石厂办了起来，而且实行

“计件工资”。这一招果然点石成金，价钱打着滚儿上升，挣了好大一笔收入。他们用这些钱当本儿，又办起了耐火材料厂，胃口越来越大。这时，村党支部领导人把他叫到一边，劝他说：“明恩，你疯啦，眼下鸡都不让喂了，你咋还敢办工厂？这可是从阎王爷的锅里拿馍馍，你又是病身子，不搁再折腾。”赵明恩是不撞南墙不回头的主儿，他激动地说：“你怕个啥？咱也不能听见蝼蛄叫就不种地了。太阳没有从西边出来，河水也没有倒流，我就不信给老百姓办点好事就犯法！你就当不知道，上级来查就都推到我身上，戴高帽子游街我包了。我已是中国最小的官，不怕他抽筋剥皮！乡亲们要吃没吃，要喝没喝，不找出路咋行？在社会主义今天，不讲求实际的空想和资产阶级的空想一样，是不结果实的果树，不会给社会带来什么好处。”赵明恩这一看法并没有错，只是他忘记了一个事实：在中国，一个人不能往前跑得太远，因为一切都成熟得十分缓慢；也不能起来得太早，因为大多数人还没有醒来。在那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人生是痛苦的，在不甘心于随波逐流的人生中，更有无休无止的苦恼和麻烦。赵明恩为了把厂办好，亲自砌窑，亲自烧火，亲自出砖。耐火砖很热，手一抓就起一手泡。没钱买皮手套，他就把破布鞋剪断，当成手套使用。经常把眉毛烧焦，把胳膊烫伤。可在那“上串下跳，政府依靠；努力生产，政府不管；有余有赚，政府批判”的年代里，他为乡亲父老增加了收入，却给自己招来灾难。有一次，一窑砖刚烧成，装上架子车正要拉走，正好碰上一位公社干部来检查割“资本主义尾巴”。赵明恩有一肚子话要说，但他把话统统压在舌头底下，表面上还是热情相待，迎上去敬烟。那干部没接，脸一虎说：“明恩啊明恩，都告你只知埋头拉车，不知抬头看路，我看你今天还咋说？”赵明恩不赞成这个说法，可人家是顶头上司，自己在人家眼皮底下，还是得把人家摆在位上。他笑着解释：“老领导批评得对。不过，我办窑也是为革命，人饿得连批判台都上不去，这革命还有啥搞头？你是咱社的老革命，想想是不是这个理？”一句话钩起他几年前托赵明恩买粮的事，他给赵明恩使了个眼色，背过身去。赵明恩摆手指挥工人把车拉走藏

起来，然后转到这位干部前面，再一次敬烟。这次，他把烟接住，转过身来再也看不见架子车，就装成公事公办的样子大声说：“你们认真查查，要把资本主义尾巴彻底割净。”接着小声埋怨赵明恩：“你球咋搞的，早不拉，晚不拉，正好碰在我眼下。以后出了事，你要为我做证：今天我啥也没看见。”赵明恩感谢地点点头：“你放心，我心里有数。”赵明恩尽管一双眼睛既当前眼又当后眼，整天捏着半个心，可在这个真理被愚昧掩盖、理智被迷信禁锢的时代，他躲过初一拖不过十五，干了两年又被罚出了“场外”。那时“以粮为纲，全面砍光”，赵明恩办工厂，搞经销，就像在黑夜里出了一颗吐耀生辉的明星，格外引人注目，何况造反派“运动细胞”发达，听到风就是雨，指鹿为马，以赵明恩顽固地推行“资本主义路线”为由，开除他的党籍，撤消了一切职务。人生一世，最叫人气短的，莫过于清醒地意识到自己并不期望的结局。赵明恩发出一声沉重的叹息，就像正在耕地的牛，被打了一鞭发出的那种声音。他心疼地看到，竹林村的四面八方，大道小路，所有致富的道路全被堵得严实合缝，人们重新挨饿受冻，成为睡着叫不醒的穷村。生活中就像有一枚被搓烂的苦胆，四下流淌，把全村人的心都污染了，家家都浸透了苦味。生命的钟摆在竹林沉重地摆动着，全体竹林人都沉没在这缓慢的节奏中间。老实巴脚的赵明恩，在原则问题上楞是楞、角是角，他对天发问：地上的路有平直的大道和长满荆棘的小径，而人生的路为什么全都坎坷碰碰？他脾气犟，头撞南墙不回头，憋着一肚子气，拼命地干活。他声如洪钟，力可举鼎，一棵大树连根带梢几千斤，几个人都抬不动，他一个人扛回队里；两个磨盘近两千斤，他用一根杠子当扁担，挑着上山，把杠子都压断了。命运的坎坷又一次把他的思想放在精神和肉体的痛苦中折磨，每一次逆境对他都是意志的锤炼，使他养成不断进击的习惯。竹林镇被造反派搞成“五代残唐”的局面，赵明恩看着外出逃荒的村民，如同写在大地上的一个个删节号，十分伤心。上级派人来调研，群众质问：明恩带领大伙致富，这也不对，那也不对，一些啥也不干自然没有缺点也没成绩的干部却是好官，恁这是啥政策？这样老

百姓还有个好？你们领导者有病，老在老百姓身上开刀，老给老百姓吃药，咋能有好结果？有你们这样的领导真是社会的悲哀——民族的悲哀。调查组几天后当众宣布：赵明恩还是党员，还可以当干部。1977年他被选为村党支部副书记，不久又当选为书记。他不知道是生活开了他一个玩笑，还是他开了生活一个玩笑，几起几伏，还是他出来收拾残局。他背负着一颗过分沉重的拯救民族命运的心，驾驶着落满尘土的帆船，在惊涛骇浪中驶向彼岸。干了几年，活得很累，成效甚微。——原来他借以行舟的水是人为的水灾溢出的残水，他是在带领乡亲逃难。因为是水患，没有航标，也没有彼岸……

这时，一声雷，天下响，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普降喜雨，浇了各家的田，长出来的却是一、二、三类苗。——全在各人的本事。赵明恩如同多年大旱遇到一场透雨，急不可待地召开群众大会，信心十足地说：“过去的年代，在生活的道路上覆盖了一层厚厚的尘土，党的三中全会把这层尘土清除了，咱致富的路子清晰啦，再也不能让大家‘红薯干子是主粮，母鸡屁股当银行’了。”在过去，尽管赵明恩被批判占去不少岁月，恐惧夺去不少空间，他有一种紧迫感，爆发力也特别强。头三脚难踢，他全凭一个实在。他想借钱大办乡镇企业，但又一想，自己的困难还是自己去克服，这年头，谁肩上都是沉甸甸的。他新办起机械厂，翻砂铸件。有人劝他小心点，他不在乎地说：“不能跌了个跟斗，就不敢走路了。”他和许多坚强的人一样，从斗争的熔炉里毫无损伤地走出来，好像金刚钻不论怎样磕碰都不会碎裂。当时办工厂很难，要找“米”下锅，送“饭”上门，还得让人家先尝一尝。赵明恩身上的压力很大，一头挑着党支书的“原则”，一头挑着老百姓的“发财愿望”。他把硌牙的砂子都挑出来，一个个自己去嚼。他亲自跑材料，亲自搞原料，亲自学技术，亲自去推销。为给集体省钱，他出门坐慢车，住宿找最便宜的旅社，吃饭从不买菜。从村里到火车站10多公里，出差来回都是步撵。有一次，他带几个人在外地推销产品，中午只一人买了一碗米饭。因为天气太热，实在咽不下去，赵明恩就把别人剩下的菜端过来，分给大家下饭……

任何新事物的出现，都会带来一些新问题。作为一个单位的领导人，如果没有探索心理，就不会有所发现和进步。赵明恩有着特殊的好奇和求索心理，对许多新矛盾进行冷静的思考。社会上“分掉集体财产”的呼声越来越高，一个比赵明恩高七八级的领导干部到他们村视察工作，十分认真地对他说：“明恩同志，把集体企业分了吧，早分早主动，晚分晚主动，不分不主动。”有人提醒他注意领会领导的意图，他说：“他这种人永远是舞台上的主角，而我们永远是生活中的主角。再也不能像过去那样，他们当领导的打个喷嚏，我们就急急忙忙吃感冒药。鸡叫天明，鸡不叫也天明，怎么好咱就怎么干，管他是啥态度。”就在这时，党支部5名支委中3人办起私营小厂；总共13个生产队长，有一多半只在自己的小矿里或承包田里忙活。农民在“大包干”以后，就像一群没头领的乌鸦，落了一地，各自寻找各自的食路。没生产门路的村民像一只只无路可走的羔羊，呆站在那里，睁着眼睛向下四里眺望。大家各干各的活，各玩各的粮，谁还听他们这个村党支部招呼？！支委会、党员会、干部会开不起来，群众有事找不到干部，党中央精神传达不到群众，出现严重的“中梗阻”。还有一些人认为：包产到了户，不再要干部，计划生育不再遵守，打架斗殴经常发生，修庙烧香像流行性感冒一样在村里传开。许多村民生产没门路，生活没有安全感，一个个孤孤单单，垂头丧气，就像是玉米棒子上掉下来的一个个颗粒，散落在瘠薄的土地上。由于缺乏管理，人们如同一片没人过问的荆棘，乱生乱长，不知道把生命的网结在什么地方，从而变得畸形怪状：从1982年底到1983年6月，全村就发生20起打架事件，6个青年被抓进派出所里，3个坐了监狱……

这时的竹林镇是醉态的，梦态的，迷信的，人们走在泥泞中，留下的多是扭曲的脚印。对于生活中发生的这些突然而复杂的事情，赵明恩没有来得及更多的思考，就像一堆草吞进牛的肚子里一样，没有消化，没觉出苦味、毒性。可平静下来，他陷入沉思，就像一头牛，把往事像草一样“反刍”过来，细“嚼”烂“咽”，觉得味道太苦。